



廉吏傳目錄

元

耶律楚材

廉希憲

董文用

王文幹

賈居貞

徹里

申屠致遠

趙與票

董士選

伯荅沙

張養浩

卜天璋

黃縉

曹鑑

宋本

元之入統中夏其將相如耶律楚材廉希憲諸

人卽伊略箕箒何以遠過人材不擇地而生信
夫凡一十有五人

廉吏傳

元

上耶律楚材

明武林黃汝亨輯

耶律楚材字晉卿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楚材三
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
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
構者太祖定燕闢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

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
父祖嘗委質事之旣爲之臣敢讎君邪帝重其言
處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
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巳卯夏帝西討回回國
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亥冥之氣見
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
回國主當歿于野後皆驗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
月當蝕楚材曰不果不蝕明年十月楚材曰月當
蝕西域人曰不而卒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
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歿甲申帝
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
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
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曰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
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
卽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玉帛
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旣而士卒病疫得大

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田土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卽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畱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睿宗立近臣別迭等言

漢人無補於國可盡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能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京籍及金帛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

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畱燕爲陛下用耳帝嘉其謙卽日拜中書令壬辰春帝南征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宐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

得地無民將安用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又請求孔子後襲衍聖公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釋九經以興文治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議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

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又奏曰：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請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百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歲辛丑冬，帝崩，皇

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甲辰夏，薨于位。年五十五。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封廣寧王，謚文正。後有譖楚材者，言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

此王佐也。通天人，兼文武。古今名臣絕少。

上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法當死。希憲泣諫，釋之。希憲嘗侍母居中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為幼也。」卽送繫府獄，杖之。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嘗與近臣校射，希憲祇插三矢。

發皆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提舉學校教育人材世祖渡江取鄂州希憲率儒生百餘拜伏軍前言王師渡江凡俘獲士人宐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放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希憲勸世祖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卽位建元中統時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在六盤皆

相通謀反希憲以便宜調度以平秦蜀諸叛者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宜申飭軍吏禁止俘掠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所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親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効名實典章文物粲然可考至元元年丁母憂行

古喪禮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有詔奪情起復。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絰。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爲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今

日小治未足多也。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闈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遂入奏。杖之。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一日帝問侍臣曰。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讒之曰。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須沙糖作飲。時最

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詔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匹，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匹，希憲曰：「上之則若自銜，卽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阿里海牙下江陵，詔希憲行省荆南，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

當念聖恩，盡力報効，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斂於民，不爲無罪，宐戒慎之。」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有詔召還，民號泣遮道，畱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後有大星隕於正寢。

之傍、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
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封魏國公、謚文正。

希憲十九能明孟子仁義性善之旨、名儒良相、
功德咸備、宋韓范諸公無以復加、豈惟廉哉、豈
惟廉哉、○內侍有傳旨者、公曰、此闈宦預政之
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方今當事大臣對之、寧
不媿汗。

上董文用

董文用字彥材、正定藁城人、阿朮奉詔伐宋、召文
用爲其屬、文用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
復任兵事、今吾兄文炳以經略使總重兵、我不當
行、至元改元、召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始開
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
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
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授諸部落、及潰叛

之來降者、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橫
需索無筭、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
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
之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
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辯之、王卽遣其傅訊文
用、文用謂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者、仁慈寬
厚如王、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
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

事、其傅驚起去、白王、王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
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宐勿怠、自是譖言不
行、省府事頗立、尋爲工部侍郎、出爲衛輝路總管、
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
之運、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民
力不給、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用、不
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汝言誠然、萬一有不虞、則
罪將誰歸、文用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

耕而運事亦不廢。後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雨。讀書賦詩。怡然燕居。卒年七十有四。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文用興利除暴。敬事恤民。茅茨賦詠。蕭然歸田之致。

中王文翰

王文翰。大名南樂人。善騎射。襲父珍爵。爲行軍萬戶。從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賜以良馬金帛。李壇叛。從哈必赤討平之。論功。欲以官賞。文翰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廼以白金二千兩。器皿百事。雜綵數百。縑賞之。文翰悉頒之。軍中後解職。避弟文禮。已以鄂州功。陞僉東川行樞密院事。歷全州衛輝東平總管。改江東建康道提刑。

廉吏傳 卷之十一
按察使卒于官年五十八發其篋中錢僅七緡貧不能歸葬人以此稱之

辭秩請金以頒軍中此仁廉

中賈居貞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世祖在潛邸知其賢召用之及卽位授中書左右司郎中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貞辭曰品秩空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丞

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發倉稟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皆稟食之。東南未下，商旅畱滯者，皆給引以歸之，免括商稅，并湖荻之禁，一方安之。南安李梓發反，居貞慮將帥出兵擾民，請親往，卒纔千人營於城北，遣人諭之，賊衆聞居貞至，皆散匿，不復爲用。梓發閉妻子一室自焚，死，比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擒戮之，矜釋其所蔓延，不計其數。凡有所牒，皆投於水。火年六十三，以疾卒于位，贈推忠輔義功臣，封定國公。

却金辭官，兩有平賊功，而能仁。

上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爲馬步軍都元帥、從太祖定中原、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凍餓且死、宐加賑給、帝從之、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後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徹里曰、學

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時桑哥
爲相引用黨與鈞考天下錢糧行省乘風督責尤
峻民不勝苦自裁及死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
臣莫敢言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
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左右批其
頰徹里辯愈力帝悟命羽林三百人籍桑哥家得
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奉
旨往江南籍桑哥姻黨皆棄市天下大快徹里往
來凡四道徐皆過門而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遷
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引兵
征之有降者勞以酒食他柵聞之悉款附未幾歐
狗爲其黨縛致于軍梟首以狗脅從者不戮一人
汀漳遂平成宗立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
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
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巡按以
苛爲明徵賦以多爲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

遣御史按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
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
爲之氣沮後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
至和州卒致遠清修苦節家無餘產生平恥事權
貴有書萬卷號曰墨莊

下趙與票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
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票對召見言
宋敗亾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辭旨激切卽授翰林
待制疏陳江南科歛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壠暴
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時京師霧四塞虎入南
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桑哥敗平章
不忽木奏與票貧窶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

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累遷翰林學士。以疾卒。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贈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簡。

宋仕元者卽不得苛論。然爲廉幾何。

上董士選

董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丞相伯顏壯其驍勇。奏功。佩金符爲管軍總管。宋降。隨文炳入宋宮。秋毫無所取。未幾。請以職讓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以士選同僉樞密院事。宗王乃顏叛。帝親征之。飛矢及乘輿前。士選出步兵橫擊之。其衆敗走。贛州

盜劉六十僞立名號聚衆至萬餘士選聞將士擾民不用命賊勢轉盛因請自往卽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所爲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復察激亂之人寘於法及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散餘衆歸農贛境遂平遣使還報惟請出賊吏數人並不言破賊功朝廷嘉其不伐後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士選生平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黜賊吏數人不言破賊功學道撝謙不易得也子孫往往爲廉吏源清流潔信夫

下伯荅沙

伯荅沙幼入宿衛事成宗武宗由光祿少卿擢同知宣徽院事尋陞院使遙授左丞相時朝廷清明百姓乂安伯荅沙身事四君官至太傅爲人清慎寬厚號稱長者及卒貧無以歛詔贈推忠佐理正德秉義功臣封威平王

中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有人遺楮幣于途其人已去追而還之遊京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真臺掾也未幾拜監察御史言尚書省變法亂政將禍天下遂疏時政萬餘言後以父老棄官歸養召爲吏部尚書不拜年六十卒贈摠誠宣惠功臣封濱國公謚文忠

廉而孝

中卜天璋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性廉直知大體爲刑部郎中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天璋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尚書卿爲郎中皆朕親薦也卽以中書刑部印章付之後爲歸德知府有惠政改饒州路總管發粟賑饑民先

全活。而後申請。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拜。火遂息。山有虎爲暴。天璋移文山神。虎立殲。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嶺南素無冰。天璋至。人始見冰。以爲異。天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年八十。老矣。可辭此行。天璋曰。國步方艱。人臣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價頓減。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因列上二十事。萬餘言。目曰中興濟治策。因自引歸。以餘祿施之。族黨家無甌儲。天璋處之。晏如也。至順二年卒。贈河南郡侯。謚正獻。

下黃潛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歷諸邑宰、多出冤獄、民稱神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潛天性介特、在州縣惟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之、謝病南還、優游田里、年八十一卒、

中曹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爲湖廣員外、有故掾顧淵伯
餽辰硃一函、鑑以藥品不拒、漫置篋中、後年餘、欲
以和藥、開視之、內有金一錠、鑑驚歎曰、淵伯非知
我者、時顧已歿、訪其子、還之、官至禮部尚書、猶儻
屋而居、年六十五卒、封譙郡侯、謚文穆、
父沒、還子此爲至行

下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廷試第一自承務郎十轉至
 太中大夫歷諸華廡猶儼室以居及卒非賻贈幾
 不能棺歛執紼者近二千人皆縉紳門生故吏及
 國學諸生未嘗有一雜賓時人榮之

廉蠹論附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推言惡似而非者曰。恐其亂德。謂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然則有不廉不潔之行。卽不得似。似之固已廉潔矣。至舉亂賊之惡名而加之。孔孟不已刻乎。曰。誅其心也。夫盜跖恣睢暴戾。庸人皆知其非。至於似則忠信廉潔之名歸焉。將使貞白粹清之士。無以自異。故孔孟痛惡之。不少假貸。况夫詐譎酷烈。而陰賊人顯。

亂家國。殘忍骨肉者乎。公孫弘、牛僧孺，天下之所
謂賢良文學人也。張湯，明習法令人也。其罪詎至
與盧杞同科。而予並以為廉蠹。遵孔孟之訓，辨真
似之，介不敢不嚴也。乃若鄙瑣陋劣，如接屐、啣綃
之流，醜態飛動，不待識者為之汗顏，何足道哉。何
足道哉。余摘之，得十人。

廉吏傳蠹附目錄

郅都

張湯

尹齊

公孫弘

朱博

虞玩之

劉覽

庫狄士文

盧杞

牛僧孺

廉吏傳蠹附

酷郅都

明武林黃汝亨輯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

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
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帝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
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終不得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

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
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欲得刀筆爲書謝
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問于臨江王。王旣
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卽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之
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其節。舉邊引兵去。竟
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
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恚之。乃中都。以漢法。帝曰。

都忠臣欲釋之、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
斬都也。

郅都不發私書、不受餽遺、廉矣、乃民樸畏罪而
獨任嚴酷、令人側目、號蒼鷹、彼甯成、乳虎、趙禹
賊深、相効、倣爲殘刻、草菅人命、此其廉害甚於
貪。

酷張湯

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
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
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
視文辭、如老獄吏、遂使書獄、後給事內史、爲甯成
掾、武安侯爲丞相、徵爲吏、治巫蠱獄、深竟、黨與遷
太中大夫、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又多舞智御
人、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而深刻吏多爲

爪牙用者多巧排大臣爲詐忠陷人三長史心害湯發湯陰事上以湯懷詐使使八輩簿責湯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起刀筆致位三公僅存奉賜五百金無它贏不可謂不廉然深文舞智巧陷人爲詐忠竊取公卿貪生殘矣

酷尹齊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勢遷關都尉有聲拜中尉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爲淮陽都尉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焚其屍妻亡去歸葬以廉結湯知而行其酷

詐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推上弘對策，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待詔金馬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事有所不可，不肯廷辯。常

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弘謝後母卒服喪三年遷御史大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如黯言上以爲有讓益賢之下詔封丞相弘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弘奏策文學誠冠漢庭身食一肉脫粟飯行之似廉矣然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名先發後推背約順上旨外寬內深陽與之善陰爲報復此老奸也

謫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成帝時，以高第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叩頭服狀。博笑曰：馮翊欲灑卿恥，杖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宐，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

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徵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爲左立然終用敗

馮翊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博以此自廉儉不好酒色固可紀然武健陰刻多誅殺人○此譎廉也與張湯同罪

陋虞玩之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閑刀筆汎涉書史好臧否人物爲少府齊高帝時在東府玩之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莢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荅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

元徽中爲尚書右丞

味太酸

忍劉覽

劉覽字孝智彭城安上里人十六通老易爲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於墓再期不嘗鹽酪隆冬止着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服闋除尚書左丞居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內史復爲左丞卒

刻薄○證父攘羊之直

陋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善無人也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父干爵封章武郡王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啖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

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常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綃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細。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後爲雍州長史。齊亾。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手口俱足醜態

賊盧杞

盧杞字子良，父弈，祖奐。杞有才辨，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得官，累遷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用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既得志險賊寢露媚賢忌能小忤意不置死地不止大臣楊炎張鎰鄭詹顏真卿輩俱杞所陷也杞用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於是作間架除陌法怨誹滿天下及涇師亂帝奔奉天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勤王杞慮懷光不利於已詔無入朝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爲奸臣所阻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反因暴杞罪惡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然帝念之不衰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制不肯草乃改澧州別駕尋死始帝卽位以崔祐甫爲相專務道德故建中初綱紀張設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其陰害矯譎雖國屯主辱猶瞽然肆爲之然史稱其清介一時莫及也

險陋凶人惡食菲衣史稱清介是廉之賊

奸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歷位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賂當死，賂宦侍爲助。且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

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賄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遺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朱句細字注其左曰某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繆知人繇是遂以相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

上言韋臯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羗三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謂失信速敵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帝亦以爲不直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太平亦無象今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從此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爲淮南節度使開成初表解劇鎮治第洛之歸

仁里與賓客相娛樂自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
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武宗怒黜分司東都累
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年六十九卒贈
太尉謚文簡史氏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
其名曰盜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
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
盜謂何

余按僧孺無他才能以對策詆李吉甫流落不
偶號稱直言名用是起及在相位時方岌岌矣
而妄謂太平無象今亦小康良足以發識者之
一喙耳至與宗閔結黨相磨軋凡四十年縉紳
之禍不解計破李衛公功却大酋悉怛謀之降
遂失維州終貽邊患言偽而辨聖人所必誅也
朋奸誤國爲唐大憝徒以不受饋錢生竊台鼎
之班死掛廉潔之籍幸矣哉予故論著之以爲
小廉大害之戒○客曰韓公武私籍僧孺不受

名姓安知非僧孺計埋之此言似刻亦不可保
必無





